

利益平衡与角色转变： 日美同盟视角下的日本对俄外交*

陈梦莉

【内容提要】 针对2014年乌克兰危机和2022年俄乌冲突，在美俄对立延长线上的日本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本文基于利益平衡理论构建起解释两次危机中日本对俄采取不同政策的理论框架。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日美在对俄政策上出现利益分歧，日本出于自身利益，以“平衡者”角色最低限度地配合美国对俄实施制裁，有限地改善日俄关系。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日美在对俄政策上出现利益重合，日本不仅以“追随者”角色跟随美国对俄实施制裁，还以“利用者”角色借此谋求自我松绑、猛增防卫费，并以“代理者”角色充当“北约亚太化”的急先锋，向正常化国家和军事大国迈进。未来，日本处理日俄关系的最大变数是美国。在政治和社会思潮保守右倾化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日本对俄外交已重回传统的保守路线，两国关系短期内难以转圜。

【关键词】 利益平衡 角色转变 日俄关系 日美同盟 俄乌冲突 乌克兰危机

【作者简介】 陈梦莉，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DOI:10.20018/j.cnki.reecas.2023.06.007

日美同盟是阻碍日俄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内外学者已经对日俄关系进行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讨论，但大多数现有研究侧重于“北方领土”^①问题，缺乏从理论角度对日俄关系最新动向的系统阐释。面对两次乌克兰危机，日本根据自身国家利益采取了不同的对俄外交政策，在日美同盟中扮演了不同角色。在日美非对称同盟中，面对同盟内部出现的利益分歧，日本作为弱势国家在维护自身利益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项目“俄乌冲突以来的日俄关系研究”（2023YQNQD063）的阶段成果。感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编辑部和匿名审读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的疏漏和不足概由笔者负责。

① “北方领土”是日方称谓，俄称“南千岛群岛”，为行文方便暂且使用日方称谓，不涉及主权归属。

和追随美国的战略之间仔细权衡和决策，从而扮演不同的角色。传统的现实主义同盟理论强调联盟的功能是增强国家的权力以应对威胁，注重权力和系统结构因素，忽略了国内因素在同盟决策中的作用。而利益平衡论既考虑到了国家的权力，也注重国家的属性，强调弱势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主动和积极的一面，因此具有更强的解释力。本文以利益均衡论为基础建立起分析日美同盟下日本对俄外交政策的理论框架，以期把握日美同盟框架下日本对外政策制定的规律，并对未来日俄关系走向作出研判。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日美同盟是影响日俄关系的重要（自变量）因素，但绝非唯一因素。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领导人更换及其安全思维的变化、现实冲突情况和性质的变化，以及日本自身基于国际安全形势和“印太”安全形势变化下采取的“现实主义”国际战略和实现国家安全的思考等都会影响日俄关系。本文更多地是提供一个理解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与升级和冲突中日本对俄政策转向的角度和理论框架。

一 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

“角色”作为社会互动研究的重要概念，被广泛用于解释行为体行动的本质，后来一些学者利用这种方法来理解国家的行为，并提出“国家角色概念”（national role concepts）^①。在非对称同盟关系中，弱势国家对自身的角色认知和强势国家对其持有的角色期望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乃至决定了弱势国家在同盟中扮演的角色。在同盟运行中，弱势和强势国家必然有不同的利益，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弱势国家会根据与强势国家间利益的分歧和重合扮演不同的角色。

（一）既有研究和概念界定

目前学界对国家角色这一概念有着不同的表述。1970 年霍尔斯特蒂将国家角色概念引入国际关系领域，指出国家角色行为是指“针对其他国家的态度、决策、反应、义务和功能的行为模式”^②。查理斯·赫曼（Charles F. Hermann）认为，国家角色概念包括行为体自我对在既定社会环境中与他者的地位、立场和合适

^① C. Cantir, J. Kaarbo, “Contested Roles and Domestic Politics: Reflections on Role Theory i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and IR Theory”,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2011, p. 7.

^② K. J. Holsti,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4, No. 3, 1970, pp. 245 – 246.

行为的考虑，以及他者通过语言和行为发出的预期或角色要求的信息^①。乔治·米德（George Mead）作为传统互动主义——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的创始人，认为角色会受社会环境和社会因素影响，他提出“角色承担能力”作为理解社会稳定性的因果机制。他认为同盟的稳定性取决于联盟成员国扮演角色的能力，在此解读下同盟中弱势国家的“搭便车”行为因缺乏扮演同盟关系中特定角色的能力，会被认为破坏同盟的凝聚力，也会向强势国家发送一个该角色是有限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强烈信号^②。

概而言之，角色概念既包括行为体对自己位置、地位的考虑，也包括在特定社会环境中行为体相对于他人的适当行为。行为体的自我认知和第三方对其角色的理解和期望构成了主体间国际结构的一部分，影响了行为体的角色构建。角色理论研究的重点是证明角色的复杂性，即行为体不只会“扮演社会定义的某种特定单一角色”，而是可以同时扮演两个或多个角色，从而导致行为的不连贯。正如斯蒂芬·沃克所言，国家角色是冲突的，行为体并不会以牺牲其中一种角色为代价来扮演与之冲突的另一种角色，而是会采取“角色合并”“角色渗透”“角色交替”“角色转换”等方式来加以解决。国家会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冲动性认知，选择主动牺牲原有的角色^③。

日本在日美同盟中扮演的角色，产生于自身与他国的互动过程之中。日本对自身的角色认知和美国对其持有的角色期望之间复杂而动态的相互作用，影响和决定了日本在同盟中扮演的角色。当前，在日美和美俄双重互动格局下，日本在日美同盟中承担的角色不可避免地存在角色冲突和角色转变。所谓角色转变，就是日本以一种能动方式跳出日美、日俄双重互动结构所形成的国家角色内在冲突^④。当日本和美国在对俄政策上出现利益重合时，日本会在日美同盟中扮演“追随者”角色，或出现“角色合并”，同时扮演多重复合角色。当日本和美国在对俄政策上出现利益分歧时，会出现“角色冲突”，日本会进行“角色转变”，

^① Rikard Bengtsson and Ole Elgström. “Conflicting Role Conceptions? The European Union in Global Politic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8, No. 1, 2012, p. 94.

^② 参见：Mitchell Abouafia, *The Cosmopolitan Self: George Herbert Mead and Continental Philosophy*, 2001,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ebastian Harnisch, “Conceptualizing in the Minefield: R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Learning”,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2012, Vol. 8, No. 1, pp. 52–54.

^③ Stephen G. Walker and Sheldon W. Simon, “Role Sets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 Southeast Asia”, in Stephen G. Walker edited, *R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42–159.

^④ Ibid.

比如由“追随者”转变到“平衡者”。

(二) 分析框架：利益平衡和角色转变

同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学界也产出了大量关注同盟问题的理论。肯尼斯·沃尔兹以权力为变量提出了权力平衡论（balance-of-power theory），斯蒂芬·沃尔特以威胁为变量提出了威胁平衡论（balance-of-threat theory）。在这两大同盟理论的基础上，兰德尔·施韦勒以利益为变量提出了利益平衡理论（balance-of-interests theory），认为“国家的同盟行为由国家利益而非权力或者面临的威胁决定……在同盟运行过程中，国家会基于自身利益作出决策，或采取追随政策，或自主调整”^①。尽管权力分布和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环境会影响国家的联盟选择，但利益是决定国家行为更重要的因素。“利益而非权力，决定了国家如何选择敌友。”^②传统的权力平衡理论和威胁平衡理论低估了国内因素在同盟决策中的作用，而利益平衡论考虑到了国家的属性，注意到了弱势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主动、积极的一面”^③。各个国家对本国利益的界定不同，其同盟行为也将会大为不同。

尽管从同盟的起源来看，弱势盟国寻求加入同盟的首要动机是保障自身安全，但如果从同盟维系的角度出发，弱势国家的动机往往是确保自身利益在同盟内部的最大化^④。在非对称同盟中，弱势国家和强势盟国必然在同盟运行中出现不同利益。若同盟内部出现利益分歧和矛盾，就会出现“同盟困境”^⑤，双方都会面临“被牵连”和“被抛弃”的风险。这就要求弱势国家必须在维护自身利益及自主性和追随战略之间仔细权衡，因此可能出现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弱势国家想维护自身利益，但必须在维护联盟的前提下，因此只能有限改善与同盟对手的关系，或通过缓和与同盟对手的关系改善自身在非对称同盟中的不利地位，此时弱势国家扮演“平衡者”的角色。弱势国家的实力和手段往往难以迫使强势盟国与之同步改善与同盟对手的关系。但弱势国家可

^① Randall L. Schweller, “Neorealists’ Status-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in Benjamin Frankel ed., *Realism: Restatements and Renewal*, London: Frank Cass, 1996, pp. 90-121.

^② Randall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③ Randal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94, Vol. 19, No. 1, pp. 72-107.

^④ 李阳：《论弱势盟国的自主性追求与同盟关系维护策略——以后冷战时代的美日同盟为例》。

^⑤ “同盟困境”由格伦·斯奈德（Glenn H. Snyder）提出，其认为由于结盟国家之间权力地位的不同以及相互依赖程度的不对称性，导致同盟内部产生“被牵连”和“被抛弃”的安全困境。

以通过提升与同盟对手的关系唤起强势盟国的重视，从而促使强势盟国做出一定让步。

第二种情况是，弱势国家牺牲自身利益，采取调适性追随强势盟国的政策，扮演“追随者”角色。施韦勒认为，“追随这种同盟行为常常是自愿的行为，并非只是懦弱的反应”，“追随政策的成本较低并且可以从中牟利，因而追随要比制衡更为常见”。

若同盟内部利益重合，则会出现第三种情况：弱势国家和强势盟国利益的一致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间，使弱势国家有了附加新角色的可能。弱势国家不仅以“追随者”的角色简单附和顺从强势盟国，更扮演“利用者”的角色，使同盟为己所用，此时弱势国家会扮演“追随者”“代理者”“利用者”等复合角色。从同盟维系的角度看，弱势国家为了确保自身利益最大化，除了把保障自身安全作为根本利益外，还强调提升本国在同盟中的重要性和国际地位，但其最高诉求则是降低同盟本身的不对称性，以便在形式上实现与强势盟国的平等地位^①。这种情况下，弱势国家通过迎合强势盟国的战略意图，不仅成为其维护与扩张霸权的得力助手，最重要的是可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降低同盟的不对称性。在日美同盟关系中，美国由于自身实力的相对衰落，需要一个实力上升的弱势盟国来分担同盟义务，因此需要日本以“代理人”的身份，成为其亚太战略中的“帮手”和“支点”^②。同时，同盟可以为日本扩大地区安全影响力提供借口。日本追求自身大国地位的诉求与美国的霸权利益重合，但在政策实践中日本往往掩盖自身的真实动机，通过夸大迎合和服务美国的同盟利益，实现“借船出海”。这种情况下，日本构建起了自身在同盟关系中的“追随者”“代理者”和“利用者”等复合角色。

本文论述的2014年乌克兰危机和2022年俄乌冲突分别对应第二种情况和第三种情况，下文结合日本在日美同盟框架下的对俄外交政策进行详细论述。

^① 李阳：《论弱势盟国的自主性追求与同盟关系维护策略——以后冷战时代的美日同盟为例》。

^② 尹晓亮：《日本在东亚地缘政治变动中的外交逻辑——从认知结构、角色构建到外交行为》，载《日本学刊》2018年第2期。

二 利益分歧：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日本的“平衡者”角色

2014 年乌克兰危机改变了日俄关系改善的节奏，使日本对俄政策陷入被动。日本试图在维护日美同盟和强化日俄关系之间保持平衡，一方面最低限度地配合美国实施对俄制裁，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对俄首脑外交，试图在日俄关系上取得进展。面对日美在对俄政策上的利益分歧，日本试图以“平衡者”角色有限调整和改善日俄关系。

（一）把握制裁力度，追随美国对俄制裁

2012 年 12 月，安倍晋三再度出任日本首相，积极谋求改善日俄关系。安倍在就任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我们必须恢复维护、主张国家利益的外交。必须兼顾美国、俄罗斯等，以俯瞰世界地图的观点来思考战略。”^① 面对在东北亚地区与中韩同时交恶的孤立困境，安倍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积极改善日俄关系。2013 年 2 月 28 日，安倍在第 183 届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表示：“维护国家利益的‘主张型外交’是我的外交基本原则……与邻国俄罗斯的关系，是最富可能性的双边关系之一。将力求日俄关系的全面发展，同时为了解决日俄间最大的悬而未决问题的北方领土问题，缔结和平条约，坚持耐心开展工作。”^② 2013 年 4 月，安倍访问俄罗斯，这是日本首相十年来首次正式访俄。一年间，安倍与普京举行了五次首脑会谈，还举行了外长与防长级会谈，日俄关系回暖。

但 2013 年年底乌克兰国内局势和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后，日本对俄外交政策陷入被动。随着乌克兰局势的不断激化，美国对此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成为危机不断升级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并迫使日本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行列，这使刚同俄罗斯“破冰”的日本在对俄政策上陷入两难困境。一方面作为美国“忠实盟友”的日本无法袖手旁观，应追随美国采取对俄制裁政策；但另一方面，如果日本政府追随美国制裁俄罗斯，就会使安倍第二次执政后已实现“破冰”的日

^① 首相官邸「安倍内閣総理大臣就任記者会見」、2012 年 12 月 26 日、https://warp.ndl.go.jp/info:ndljp/pid/8833367/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2/1226kaiken.html，访问时间：2022 年 2 月 10 日。

^②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and His Cabinet, “Policy Speech by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to the 183rd Session of the Diet”, https://japan.kantei.go.jp/96_abe/statement/201302/28siseuhousin_e.html，访问时间：2022 年 2 月 10 日。

俄关系发展前景变得暗淡和无法预测^①。

随着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2014年3月18日，在美国力促下，日本宣布对俄罗斯实施首轮制裁。日本政府的制裁措施主要有两项：一是停止两国间有关放宽俄罗斯公民赴日签证审批手续的谈判；二是冻结日俄之间新的投资协定和宇宙协定、两国间避免军事冲突协定的谈判^②。与美欧国家实施冻结俄罗斯资产等措施相比，日本对俄制裁力度显然较轻。7月28日，考虑到美国和欧盟敲定新一轮对俄制裁，日本政府宣布与七国集团（G7）同步追加新一轮对俄制裁，主要包括：冻结被认为与乌克兰局势直接相关的个人和团体在日本的资产；限制进口克里米亚产品；推迟批准通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进行的新增融资。这轮制裁中，日本终于启动了美欧早已施行的冻结个人资产等制裁措施^③。但实际上，与美欧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相比，日本对俄罗斯追加的制裁仍然属于轻微制裁，“被冻结资产的俄罗斯官员中没有一个人在日本拥有大量的资产，这项制裁措施是安倍政府在面对东西方的压力时所作出的一个选项”^④。此外，日本与克里米亚每年的贸易额也仅有6亿日元左右，因此对俄制裁效果非常有限。日本显然希望为推动日俄继续对话留下余地，只是在制裁俄罗斯的行动上与美国基本保持一致。9月24日，随着美国和欧盟宣布进一步制裁俄罗斯，日本政府也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主要内容为限制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等五家金融机构在日本发行证券，加强对俄武器出口及相关技术转让的限制^⑤。俄罗斯外交部对此表示，日本宣布对俄新一轮制裁是受美国的压力所致，这表明日本不能制定和实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整体来看，2014年乌克兰危机中，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在制裁俄罗斯问题上与美国保持了步调一致。但与美欧国家相比，日本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较轻，并未影响到日俄间经济往来，制裁的象征意义远大于现实意义，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凸显与美国的一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日本试图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开展平衡外交，不想彻底惹怒俄罗斯，为日俄关系继续改善留有余地。尽管日本

① 庞德良等：《国家战略转型与日本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4~71页。

② 「ロシア大統領、クリミア編入を表明 欧米が追加制裁へ」、『日本経済新聞』2014年3月18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NASGM1803U_Y4A310C1MM8000/，访问时间：2022年2月10日。

③ 外務省「ウクライナ情勢をめぐる追加的措置について（外務大臣談話）」、2014年7月28日、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danwa/page4_000596.html，访问时间：2022年2月11日。

④ 庞德良等：《国家战略转型与日本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4~71页。

⑤ 外務省「ウクライナ情勢をめぐる追加的措置について（外務大臣談話）」、2014年9月25日、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danwa/page4_000701.html，访问时间：2022年2月10日。

努力避免采取实质性对俄制裁措施并将其控制在最低水平，但仍然引发了俄方的不满和反制措施^①。普京原计划于 2014 年 11 月访问日本，日本追随美国对俄实施制裁后，俄方推迟了访日计划。

（二）积极改善与俄关系的“平衡者”角色

在美俄关系恶化的背景下，日本对俄政策面临考验。对此有日本学者指出，“日本对俄政策有两种选择，一是从重视日美同盟的立场出发，在观察美俄关系走向的同时，暂时冻结强化日俄关系的趋势；二是仍延续强化日俄关系的趋势，但必须采取措施阻止日美关系恶化。可以通过‘为防止中俄过度接近而强化日俄关系’的理由来争取美国的理解，将对日美关系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②。从实际情况看，日本政府选择了第二种方案，为了促使日俄缔结和平条约取得进展，继续改善日俄关系，日本试图挑拨中俄关系，称日俄关系改善利于制衡中国，以争取美国的理解。

在乌克兰问题上，虽然日本追随美国参与了对俄制裁，但日本仍然尽可能与俄罗斯保持对话和合作，日俄谈判的节奏并未放慢。2014 年 2 月，在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为首的西方多国政要抵制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的情况下，安倍出席，重申“日本与俄罗斯是‘最富可能性’的双边关系”，并促使普京同意秋季访日。此后，安倍希望与普京尽可能多联系和会面，在个人相互信赖关系的基础上推动日俄关系。2014 年在西方对俄制裁的形势下，日俄仍举行了三次首脑会谈、一次外长会谈，并通过各种渠道保持联系，但普京访日终究未能在当年实现^③。此后，协调普京访日，促成日俄缔结和平条约取得进展，成为日本对俄外交的重点。2015 年 4 月安倍访美期间，奥巴马敦促日本对此谨慎行事，安倍则向美国传递了因重视“北方领土”谈判进展而争取实现普京访日的决心^④。围绕对俄关系，日美分歧凸显，美国不满日本政府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停战协定并未得到顺利执行的背景下急于改善对俄关系^⑤。2015 年 5 月 22 日，时任内阁官房长官

① 王海滨：《俄日关系的进展与限度》，载《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6 期。

② 畔蒜泰助「ウクライナ危機後の米露関係と日本の対露外交への示唆」、東京財団政策研究所、<https://www.tkfd.or.jp/research/detail.php?id=1894>，访问时间：2021 年 12 月 22 日。

③ 孙承：《安倍内阁对俄外交新常态与日俄关系走向》，载《日本学刊》2015 年第 4 期。

④ 《日媒：安倍 5 月曾向普京亲信透露日美首脑会谈内容》，<http://www.cankaoxiao xi.com/world/20150604/805968.shtml>，访问时间：2022 年 3 月 5 日。

⑤ 《日媒称美国紧逼安倍：日本不得与俄罗斯改善关系》，<http://military.people.com.cn/n/2015/0525/c1011-27050726.html>，访问时间：2022 年 3 月 5 日。

菅义伟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在乌克兰问题上重视与七国集团协调的方针没有变，希望美国理解日本在北方领土问题上面临的实际情况。2015年9月，时任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访问俄罗斯，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在缔结和平条约方面恢复两国副外长级别的对话、外长和防长“2+2”会晤机制^①。这标志着日俄间恢复了签署和平条约的谈判，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日俄关系。

2016年，安倍两度访问俄罗斯，终促成普京访日。5月6日，安倍首相访问俄罗斯，改变了日本历届政府将经济合作与领土问题并行推进的思路，优先发展对俄经济合作，提出八项对俄合作计划^②。针对日俄关系，普京表示发展与日本的多方位对话是俄罗斯优先方向之一。9月，安倍与普京在东方经济论坛上举行会谈，确认了八项经济合作计划，再次表明解决日俄和平条约问题的决心，呼吁普京共同推进日俄关系发展^③。2016年年底普京访日，日本对俄“战略接近”外交取得进展。但在普京访日之前，美国通过多个外交渠道表示不满。为了顾及美国，日本将普京的礼宾规格从“国宾”降为“实务访问宾客”^④。日本成为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普京首个正式访问的G7国家，日俄关系取得一定进展。

安倍在任期间与普京举行了27次首脑会谈，他改变了过去以外务省为中心的积累式外交，试图利用自上而下的首脑外交，在对俄外交上打开局面。期间，日俄关系取得一定进展，但日俄关系的进展与双方期待之间存在较大落差，双边关系并未得到实质性提升^⑤，在领土问题上的利益诉求各不相同。在后安倍时代，菅义伟上台后，日本对俄外交重回“领土先行”的传统路线，“北方领土”问题成为政治家争取国内民意和政治选票的工具，日俄双边互动热络不再，日俄对话渠道陷入中断。

① 外務省「岸田外務大臣のロシア訪問（結果）」、2015年9月23日、https://www.mofa.go.jp/mofaj/erp/rss/hoppo/page4_001389.html，访问时间：2022年3月5日。

② 参见：外務省「日露首脳会談」、2016年5月7日、https://www.mofa.go.jp/mofaj/erp/rss/page3_001680.html，访问时间：2022年3月5日。

③ 首相官邸「東方経済フォーラム全体会合 安倍総理スピーチ」、2016年9月3日、https://warp.ndl.go.jp/info:ndljp/pid/10992693/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016/0903eef.html，访问时间：2022年3月5日。

④ 日本政府接待外国元首的礼遇，分为国宾、公宾和实务访问宾客（工作访问贵宾）三个档次，此次普京总统的礼遇是最低一档。

⑤ 王海滨：《俄日关系的进展与限度》，载《国际问题研究》2022年第6期。

三 利益重合：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的复合角色

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出于自身国家利益，不仅以“追随者”的角色附和顺从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更是以“利用者”的角色猛增防卫费、构建新的同盟关系网络，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代理者”。进而言之，日本不仅以“追随者”角色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和强硬政策、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核心利益，还以“利用者”角色借此谋求自我松绑、对抗所谓中俄“威胁”，并以“代理者”角色充当“北约亚太化”的急先锋，向正常化国家和军事大国迈进。

（一）对俄实施制裁和强硬政策的“追随者”角色

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表现异常积极，追随美欧对俄实施空前严厉的多轮制裁。岸田政府改变了安倍时期的温和对俄政策以及在美俄之间不明确选边站队的策略，采取了追随美欧的对俄强硬外交政策。具体而言，日本国内舆论一边倒，主张加强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联系，制裁俄罗斯；突破自主性武器出口限制，对乌提供军事援助等，以削弱俄罗斯力量；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更是以此为契机，重申“北方领土”主权。

第一，重申领土核心利益。岸田文雄在上任首相首周，于 2021 年 10 月 7 日与普京总统进行电话会谈时表达了“希望推动日俄关系整体向互惠方向发展的意向”^①。10 月 8 日，岸田在第 205 届国会上发表的就职演说中表示，“与俄罗斯之间，不解决领土问题，就不会缔结和平条约。将努力构筑首脑间的信赖关系，并力争实现包括缔结和平条约在内的日俄关系的全面发展”^②。但俄乌冲突爆发后，岸田对俄领土政策发生重要转变。2022 年 3 月 17 日，岸田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就“北方领土”问题表示：“俄罗斯的占领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属于非法占领。”^③ 3 月 31 日，日本外务省向自民党提交了 2022 年版《外交蓝皮书》草案，明确提出“北方领土是日本拥有主权的岛屿，是日本的固有领土，现在被俄罗斯非法占领”^④。这

① 首相官邸「プーチン・ロシア大統領との電話会談についての会見」、2021 年 10 月 7 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0_kishida/statement/2021/07kaiken.html，访问时间：2022 年 5 月 2 日。

② 首相官邸「第二百五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2021 年 10 月 7 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0_kishida/statement/2021/1008shoshinhyomei.html，访问时间：2022 年 5 月 2 日。

③ 《针对领土争端 日本态度强硬》，载《环球时报》2022 年 3 月 8 日。

④ 外務省『令和 4 年版外交青書』、<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index.html>，访问时间：2022 年 4 月 27 日。

是时隔近 20 年再次出现俄方“非法占领”的表述。此前，日本政府对使用“非法占领”“日本固有领土”等刺激性表述十分谨慎，安倍时期更是一直避免使用。岸田政府将日俄争议领土定位为俄罗斯“非法占领”，这说明其在该问题上的态度正变得强硬。

第二，追随美国对俄实施经济和金融制裁。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日本一直保持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双方就以经济合作为先导拉动日俄关系达成一致。安倍政府设立“俄罗斯经济领域合作担当大臣”负责对俄经济合作，与俄达成八项经济合作计划，展现出与俄罗斯在经济合作方面的最大诚意。2021 年日俄贸易额创新高，1~12 月日俄贸易额同比增长 35.7%。日本对俄罗斯直接投资从 2019 年的 2 395 亿日元增长至 2020 年的 2 476 亿日元^①。但俄乌冲突彻底打破了日俄两国改善经济关系、加强经济合作的基调。日本紧跟美国对俄实施经济制裁，冻结俄罗斯在日本的资产、对俄实施半导体出口和金融机构制裁，限制对俄罗斯军事相关团体出口，将俄罗斯部分银行排除在 SWIFT 之外^②。整体来看，日本不断扩大对俄罗斯的投资、出口禁令，对俄罗斯个人和团体的制裁基本每月都在增加。据相关统计，截至 2022 年 12 月，日本已经采取了针对 900 人、50 多个团体的一揽子制裁措施，冻结了一系列银行资产，并还会继续扩大出口限制^③。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统计，日本政府相继颁布和实施 14 次对俄出口禁令，不断扩大出口禁令清单，禁止向俄罗斯出口半导体、高科技产品、量子计算机等尖端物品、化学武器生产相关材料、关键战略物资和疫苗等，不断追加对俄制裁^④。同时，日本政府对俄罗斯采取相关支付和特定资本交易限制，不断对俄罗斯政府官员和团体追加制裁，实施资产冻结。

第三，追随美国对乌克兰提供多轮援助牵制俄罗斯。日本在对俄实施经济和金融制裁的同时，还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以牵制俄罗斯，展现出了“挺乌反俄”的鲜明立场^⑤。2022 年 3~4 月，日本政府通过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向乌克兰提供包括保健、医疗、粮食、难民保护等领域在内的价值 2 亿美元的紧急人道主

① 外務省『令和 4 年版外交青書』、<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index.html>，访问时间：2022 年 4 月 27 日。

② 同上。

③ 「史上もっとも厳しい時期となった露日関係」、<https://sputniknews.jp/20221223/14352739.html>，访问时间：2022 年 4 月 27 日。

④ 経済産業省「対ロシア等制裁関連」、https://www.meti.go.jp/policy/external_economy/trade_control/01_seido/04_seisai/crimea.html，访问时间：2023 年 3 月 26 日。

⑤ 潘万历、白如纯：《乌克兰危机升级对日俄关系的影响及其未来走向》。

义援助，以及支持乌克兰经济的 1 亿美元贷款^①。11 月 22 日，日本外务省宣布向基辅提供约 257 万美元的紧急赠款援助，并向乌克兰提供发电机和太阳能灯等，以支持乌克兰电力等部门^②。需要注意的是，目前由于受制于国内法律，日本只能在一定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有限军事装备、资金支持和人道主义物资。日本政府不断采取各种支援措施，包括向乌克兰提供物资和财政援助，接收乌克兰避难人员，批准在日乌克兰人希望延长在日停留期限的申请并向避难人员提供物资援助等。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多次与乌克兰举行首脑、外长等多级别会谈，传达日本政府的立场、协商对乌克兰援助以及对俄罗斯制裁措施等，以展示对乌克兰的支持。

（二）借俄乌冲突推动国家战略转型的“利用者”角色

与克里米亚危机时日本对俄政策不同的是，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不仅追随和附和俄罗斯实施制裁，更借此谋求自我松绑、对抗所谓中俄“威胁”，不断加速自身内政外交、军事安全等战略调整，向正常化国家和军事大国迈进。2012 年安倍第二次执政后，以周边安保环境严峻为由，在任内不断增加防卫费预算，从 2013 年起，日本防卫费连续十年增长。菅义伟上台后，延续了安倍的安全保障和防卫政策，不断挑战“日本防卫费占比不超过 GDP 的 1%”的红线，2022 年度的防卫预算超过 2021 年度，刷新纪录。岸田文雄上台后，其在外交安保领域仍然继承安倍路线，多次渲染周边安全威胁，试图引导国内舆论，为突破防卫费红线造势。

俄乌冲突成为日本增加防卫费的绝佳契机和借口。受俄乌冲突刺激，欧洲各国争相增加军费。俄乌冲突爆发后仅三天，2 月 27 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就宣布增设千亿国防基金，并承诺将 GDP 的 2% 以上用于国防开支^③。这极大刺激了同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日本也加快了增长防卫费的步伐。4 月 3 日，前首相、自民党议员安倍晋三在山口市发表演讲，提到德国宣布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2% 以上，表示“日本也有必要朝这个方向加速”，如果日本不按照北约国家的标准

① 外務省「岸田総理大臣による EU・カナダ共催ウクライナ避難民向けプレッジング・イベントへの出席（ビデオ・メッセージ）」、2022 年 4 月 10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ic/cap3/page4_005556.html，访问时间：2023 年 3 月 26 日。

② 外務省「ウクライナにおける越冬支援のための緊急無償資金協力」、2022 年 11 月 22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4_009533.html，访问时间：2023 年 3 月 26 日。

③ 「ドイツ、国防費を GDP 比 2% 超へ ロシア侵攻で方針転換」、『日本経済新聞』2022 年 2 月 27 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GR273M50X20C22A2000000/>，访问时间：2022 年 12 月 21 日。

提高国防预算，将成为“笑柄”^①。5月23日，岸田与拜登会面，表示要从根本上加强日本的防卫能力，确保防卫费额度的增加。5月，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访问美国，提及将防卫费增长至GDP的2%，美国对此表示“日本周边的安全环境比德国严峻，2%是不够的”^②。

美国近年来不断向日本等盟国施压，要求增加防卫费，帮助美国分担军事压力，以对抗所谓中俄“威胁”。美国通过要求日本增加防卫费，不仅可以满足美国全球战略计划的部署，还可以趁机向日本推销武器装备，逼迫其增加购买美制武器装备。在北约马德里峰会上，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领导人大力渲染俄罗斯的“直接威胁”，再次要求成员国增加对军事的投入。日本首次出席北约峰会，承诺在五年内彻底加强日本的防卫力，确保相当大程度地增加防卫费^③。参加北约峰会成为日本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对俄及对乌关系上“更进一步”的标志。美国意在推动日本深化与北约合作，对俄罗斯形成合围之势，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日本也可借此对标北约成员国军费标准，为自身增加防卫费寻找借口。

同时，日本还欲借俄乌冲突搅动修宪议题。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国内出现担心仅靠现行宪法不能维护日本和平的声音，自民党党内借此以安全环境发生变化为由，多次在与修宪相关的事务上制造声势。岸田文雄表示，宪法已经施行75年，有些内容不合时宜，应修改与时代不符和有所不足的部分^④。俄乌冲突大大助力了自民党在修宪问题上的舆论造势，日本国内的修宪意愿整体上有所增强。根据2022年5月3日《读卖新闻》关于修改宪法的全国舆论调查结果，回答“修改宪法会更好”的受访者占60%（2021年3~4月实施的调查数据为56%），创下自2015年实施该调查以来的最高比例，这反映出俄乌冲突等事件提高了日本民众对安全保障的关注度^⑤。同时期《朝日新闻》关于修改宪法的舆论调查结果与此近似，对于“是否有必要修改现行宪法”的提问，回答“有必要

① 「安倍元首相『防衛費6兆円を』敵基地『中枢』攻撃も」、『日本経済新聞』2022年4月3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032SD0T00C22A4000000/>，访问时间：2023年3月26日。

② 有元隆志「防衛費増額は少なくともドイツ並みに」、国家基本問題研究所、<https://jinf.jp/weekly/archives/37872>，访问时间：2023年3月26日。

③ 首相官邸「岸田総理大臣のNATO首脳会合出席（結果）」、<https://www.kantei.go.jp/jp/pages/20220629nato.html>，访问时间：2023年1月16日。

④ NHK「憲法記念日特集 施行75年で各政党の主張は」、<https://www.nhk.or.jp/politics/articles/statement/81867.html>，访问时间：2023年3月26日。

⑤ 「憲法改正『賛成』60%、『自衛のための軍隊保持』は45%…読売世論調査」、『読売新聞』2022年5月3日、<https://www.yomiuri.co.jp/election/yoron-chosa/20220502-OYT1T50225/>，访问时间：2023年3月26日。

修改宪法”的占 56%（2021 年调查数据为 45%），超过了回答“没有必要修改宪法”的 37%（2021 年调查结果数据为 44%）^①。

（三）构建新的同盟关系网络，成为亚太地区的“代理者”

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重新强调同盟体系建设，回归联盟战略传统，并着手构建和整合新的同盟关系网络。除巩固西方传统联盟外，美国还试图将亚太盟友纳入北约体系，推动“北约亚太化”，日美同盟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彰显。

与北约加强合作，符合日本借与美国合作拓展军事影响力的既定策略，但将无法避免与俄罗斯发生正面对抗，从而恶化日俄关系。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不断推动欧盟与北约东扩，与俄罗斯形成对抗。随着美俄之间的对抗越来越激烈，美国重塑全球军事同盟体系的进程明显加速。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北约被美国进一步工具化，成为其应对冲突的重要战略支柱，美国试图把更多议题和国家纳入北约框架下。与此同时，日本不断与北约走近，对俄政策与西方国家保持相同路线。2022 年 2 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先后访问韩国、日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其举行会谈，双方一致表示，为了维护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日本和北约将强化在保障网络安全、太空安全等方面的合作^②。4 月，日本外相林芳正出席了北约及伙伴国外长会议，成为首位与会的日本外务大臣，就“维护现有国际秩序”表达了深化日本与北约合作的决心^③。5 月，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山崎幸二参加了北约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级会议，这是统合幕僚长首次出席该会议，意在就日本与北约在亚太地区安全环境等问题上进行讨论并达成共识^④。6 月底召开的北约峰会，日本、韩国等亚太国家领导人首次受邀参会，正式迈出“北约亚太化”的步伐。在俄乌冲突背景下，日本与北约互动频繁，有意充当“北约亚太化”的急先锋。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加卢津对此警告称：“我们认为，美国及其盟友包括日本，采取让北约参与亚太地区问题的政策会是非常危

① 「改憲『必要』56%、9 条『変えない』59% 朝日新聞世論調査」、『朝日新聞』2022 年 5 月 2 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Q52549ZQ52UZPS008.html>，访问时间：2023 年 3 月 26 日。

② 《北约秘书长与日本首相会谈 承诺将加强关系》，2022 年 2 月 1 日，<https://m.gmw.cn/baijia/2023-02/01/1303268767.html>，访问时间：2023 年 2 月 24 日。

③ 「林外務大臣の NATO 外相会合出席（結果）」、2022 年 4 月 7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erp/ep/page1_001128.html，访问时间：2023 年 2 月 24 日。

④ 「統合幕僚長、NATO 参謀長会議に初参加へ 安保認識共有」、『日本経済新聞』2022 年 5 月 17 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QUA163CM0W2A510C2000000/>，访问时间：2023 年 2 月 24 日。

险的，因为只要哪里有北约的参与，哪里就没有和平、没有稳定、没有繁荣”^①。

在俄乌冲突背景下，美国高调开展北约与日本等亚太国家的军事合作，意在使日本等亚太国家更多参与对付俄罗斯的行动。在亚太地区，日本也在不断深化日美同盟，积极充当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代理者”，试图与印太地区更多国家建立印太同盟关系。除了强化日美同盟外，日本在亚太地区积极推进“美日+1”“日本+1”“日本+X”等“网状模式”安全合作，加强与其他“志同道合”国家的安全合作。2021年9月，日美澳印“四国机制”（QUAD）在华盛顿举行首次峰会，其在统筹美日、美澳传统双边军事同盟关系的同时，还继续向其他国家扩容。日澳、日越、日菲、日印等安全关系都在明显加强，日澳印三边关系成为新的安全合作突破口。

此外，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有意在美欧与各国之间充当“中间人”和“代理人”，利用各种双多边场合借题发挥，开展了频繁的穿梭外交，积极游说拉拢印度、东南亚及大洋洲国家，劝说其“选边站队”追随西方立场。俄乌冲突爆发后，东南亚各国对此反应各不相同，个别国家跟随美西方脚步对俄进行谴责，但总体表态较为克制。2022年4月29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等进行访问，就加强对俄施压一事寻求东南亚国家理解。日本政府非常担心国际舆论的分化，特别关注东亚多数国家与美欧之间的政策差异，高举“制裁俄罗斯”旗帜，游说于各国之间，反复强调俄罗斯“违反国际法、动摇国际秩序根基，应予以强烈谴责”。日本欲借俄乌冲突拉拢域内外国家，积极充当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代理者”，提升其国际“号召力”，构建“对俄阵线”。

四 结论与展望

在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和升级中，日本根据自身利益在日美同盟框架下采取了不同的对俄政策，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安倍在维护日美同盟的前提下，出于自身利益积极改善日俄关系，扮演“平衡者”角色。内阁官房副长官助理兼原信克认为“安倍的外交政策确立在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以中国

^① 「駐日ロシア大使「G7 諸国は、ロシアの目標を誤解している」、https://www.arabnews.jp/article/japan/article_65552/，访问时间：2023年3月21日。

的崛起为目标，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战略平衡的战略观基础上”^①，安倍对俄罗斯的接近也是基于这一脉络。兼原信克认为中日关系从长期来看是竞争关系，甚至有时是对立的，在此前提下，与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对于日本战略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日本无论如何都要避免与中国和俄罗斯同时陷入对立关系。换句话说，这也是着眼于对华关系，致力于实现对俄罗斯的“战略中立化”目标^②。但另一方面，在日美同盟框架下，日本在改善日俄关系的同时，也在拉拢美国。针对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安倍一直走的是“针对美欧对俄制裁最低限度地予以配合”的基本路线^③。日本的考虑是尽可能减少直接的对俄指责和批评，将制裁降到最低限度。安倍一直希望利用首脑外交在日俄关系上取得进展，因而不希望与普京积累的个人关系因 2014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而破裂。但在日美同盟框架下，很难通过首脑外交取得日俄关系的突破。

日俄关系受到美国因素的制约，影响了日本在对外关系上的独立性^④。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基础是“俄罗斯必须成为大国”的自我认识，与这种自我认识密切相关的是对“主权”的强烈执着。这里的主权是指不受其他国家政府和机构限制，从独立立场出发自由决定对外政策的国家权力。2014 年以来，普京多次表达了对主权的重视，他根据一个国家是否加入了某种军事、政治同盟来判断这个国家的“主权”程度^⑤。日本加入了日美同盟，在外交政策上依赖美国，所以在普京眼中日本并不是完全的主权国家。虽然安倍一直向普京强调，日美同盟不针对俄罗斯，不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但在日本部署强大驻日美军是既定事实，不管日本如何解释，都不会改变。在俄罗斯眼中，日本不可能和美国完全分开。安倍只是向普京表明，自身可以脱离美国独立作出自己的决定，但本质上的局限性却无法掩盖。俄罗斯对日外交政策的核心关切表面是经济合作，实则是日美同盟。2016 年 12 月，普京在访日前夕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表示：“日本有（日美同盟的）义务。我们对此表示尊重，但也有必要了解日本所拥有的行

① 兼原信克「安倍長期政権の世界史的遺産—自由主義的な国際秩序へのリーダーシップ（巻頭インタビュー）」、『外交』2020 年 9・10 月号、13 頁。

② 鶴岡路人「日露関係の教訓と課題—安倍政権から菅政権へ」、ROLES COMMENTARY_No. 3、2021 年 5 月、2 頁。

③ 秋田浩之『乱流—米中日安全保障三国志』、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16 年、192 頁。

④ 「領土問題の解決は「日本の国際的自律如何」—コサチョフ—」、『ロシア政策動向』36 巻 1 号、2017 年 1 月 20 日、8—9 頁。

⑤ 畔蒜泰助「プーチンの世界戦略と日露関係の展望」、『政策オピニオン』2020 年第 149 号、平和政策研究所、1—2 頁。

动自由程度以及准备做到何种程度。”^① 关于“北方领土”问题，俄罗斯返还色丹岛和齿舞岛的具体交涉条件就是“非军事化”^②。但即使俄罗斯返还两岛，美军还是有在岛上驻扎的可能性。普京对此表示，“我们需要保证移交两岛后美军不会在俄罗斯边境部署导弹。”^③ 在修改宪法后普京也同样表示：“对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的态度没有改变，但在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时，有必要考虑到现实，其中一条是确保一个和平的未来，这意味着俄罗斯应当得到保障，不受到美国在俄罗斯边界附近部署军事力量甚至更多的导弹系统的影响”。

因此，在日美同盟框架下，日本对俄外交受制于美俄关系，只要美俄关系不佳，日俄关系的进展自然会受到限制。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美俄关系的恶化和日美同盟的强化也因此成为日俄解决领土问题和缔结和平条约谈判的障碍。在西方国家集体对俄制裁和俄美关系低迷的情况下，美国不愿看到日俄关系有实质性突破，打破东北亚地区均势。日本的对俄政策要服从美国的亚太战略。日本必须保证在日美同盟和俄美关系框架下调整对俄政策，因此改善日俄双边关系是有限度的^④。日本只能出于自身国家利益，有限调整和改善日俄关系。而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采取完全积极追随美国的对俄强硬外交政策，更是利用日美同盟猛增防卫费，向军事大国迈进，并积极构建新的同盟关系网络，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代理者”。日本视俄乌冲突为谋求“自我松绑”的契机，更是将俄乌冲突与亚太地区强行挂钩，加紧巩固日美同盟。

在美俄对立延长线上的日本，针对两次危机和冲突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日本受制于美国，影响了日俄关系的改善，在日美同盟框架下，日本对俄外交可能会出现四种走向。第一种，美俄关系恶化，日本追随美国对俄采取强硬外交政策。比如，俄乌冲突后日本追随美国采取强硬的对外外交政策，利用日美同盟“借船出海”，提高国际地位，向军事大国迈进。日俄关系因此陷入僵局，日本此时扮演“追随者”“利用者”角色。第二种，美俄关系恶化，日本在维护日美同盟的框架下，出于自身国家利益有限改善日俄关系，与俄接近。比如克里米亚危机爆

① “Interview by Vladimir Putin to Nippon TV and Yomiuri Newspaper,” Kremlin, 13 December 2016, <http://www.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interviews/53455>, 访问时间：2022年1月24日。

② 「領土返還「提起すらされず外交の勝利」一フェシュナー」、『ロシア政策動向』36巻1号、2017年1月20日、7-8頁。

③ 喜田尚、石橋亮介「ロシアが北方領土に経済特区 プーチン氏「交渉停滞の責任は日本に」」、『朝日新聞』2021年9月4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P936WCNP93UHBI01P.html>, 访问时间：2022年12月11日。

④ 陈梦莉、白如纯：《日俄争议领土交涉中的美国因素》。

发后，日本“最低限度地予以配合美欧对俄制裁”，另一方面利用首脑外交积极改善日俄关系，日本此时扮演“平衡者”角色。但囿于日美同盟框架，日俄关系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第三种，美国对俄政策作出重大调整，美俄关系改善，而日本随即追随美国改善与俄关系，日俄关系取得进展，日本此时可能扮演“追随者”“利用者”角色。比如，20 世纪 70 年代，中美关系突然改善，“尼克松冲击”造成美国对日本的“越顶外交”。面对巨大冲击，日本改变对华政策，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第四种，美俄关系改善，日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对俄采取强硬政策，日本此时扮演“平衡者”角色。

总的来看，未来一段时间内日俄关系会维持第二种走向，随着俄乌冲突持续加剧，美俄关系将继续恶化，日本会跟随美国对俄实施制裁，并“借船出海”，提升军力和国际地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美国因素是影响日俄关系的重要外部因素，但日本对俄政策的决定因素是日本自身的利益诉求。美国因素是日本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外衣”，日本借此“狐假虎威”加速战略调整。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紧跟美欧国家对俄实施制裁，积极助美塑造“民主阵营”对抗“威权阵营”的国际格局，试图获取新的冷战红利。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表的题为“超越幻想后的国际新秩序”主旨演讲中呼吁日本与“志同道合”国家建立一个“新国际秩序”。日本将再次回到世界的中心，与美国一起发挥强有力的领导作用^①。日本助力美国划分阵营塑造“新冷战”对立格局，意在分享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权威，反向捆绑美国霸权，从而扩大自身影响力，在国际秩序重构中发挥引领作用。进一步而言，日本通过对俄政策调整强化了与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的战略依靠与绑定，其首要的目标是争取提升国际地位，力图掌握国际及地区秩序塑造进程。

在后安倍时代，基于日俄关系现实基础，笔者对未来双边关系发展作出以下几点研判。第一，日俄和平条约谈判将继续处于中断状态。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主任瓦列里·基斯塔诺夫就目前日俄状况表示，对日本来说，俄罗斯最严峻的决定之一就是完全停止缔结和平条约的谈判。日俄关系正处于非常困难的状况，双方无法就和平条约进行协商谈判^②。实际上，解决“北方领土”问题并缔结和平条约是 1956 年以后日本政府一贯采取的立场，普京

① 経済産業省「西村大臣が米国・戦略国際問題研究所（CSIS）でスピーチをしました」、2023 年 1 月 9 日、<https://www.meti.go.jp/press/2022/01/20230109001/20230109001.html>，访问时间：2023 年 2 月 24 日。

② 《透视俄罗斯》，https://issuu.com/ezhong/docs/gt_2013_04_all，访问时间：2023 年 4 月 2 日。

在2000年就任总统后也多次明确了《日苏共同宣言》的有效性。但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政府对缔结和平条约谈判的声明和态度实际上已经改变了俄罗斯对日政策的性质。2023年1月3日，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表示，由于日本公开执行不友好的对俄政策，直接威胁俄罗斯的利益，因此现在的条件下两国无法签订和平条约^①。但也不可排除一种情况，随着各方面条件的变化，俄罗斯重新回到和平条约谈判。可以肯定的是，若俄乌局势继续紧张，日本继续对俄实施制裁，日俄关系将会继续冷却，和平条约谈判会一直陷入中断状态。

第二，日俄经济合作前景并不乐观。日本实施了数轮对俄制裁，给日俄双边贸易带来影响。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2022年日本对俄出口减少了29.8%，日本自俄进口石油减少56.4%，自俄进口粮食减少38.5%，煤炭减少41.3%，有色金属矿石减少38.8%。由于能源价格飙升，日俄贸易额不降反升，自俄进口额增长26.2%^②。与此同时，与日本政府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相对应的是，日本企业也在加速“去俄罗斯化”，继而给企业和消费者带来负担，使依赖贸易的日本面临更多的地缘政治风险。此外，在日本对俄实施制裁的背景下，俄罗斯拒绝同日本协商争议领土近海捕捞问题，无法同意日方就南千岛群岛地区渔业合作展开磋商的要求，表示日方采取的反俄措施违背了两国1998年签署的渔业协定。^③这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上都对日本造成了重伤，瓦列里·基斯塔诺夫对此指出，“渔业协定对日本来说具有政治意义，在日本看来渔业协定具有逐步返还争议领土的意义，这也是该协定的本质意义”^④。另外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日本跟随欧美对俄罗斯发动多轮制裁，但在关系到日本国家利益的能源进口等领域日本尽可能弱化制裁政策产生的负面影响，拒绝退出俄罗斯能源项目。日俄经济合作之门尚未关闭，日本依赖俄罗斯天然气，在追随美欧加强对俄制裁和稳定能源采购价格之间，日本面临艰难选择，短期间内不会退出日俄能源合作项目。未来日俄的经济合作将是有限的，经济合作在日俄双边关系中也不占主要地位，目前两国的能源合作很难带来双边关系的显著改善。

① 「ロシア次官、日本の反ロシア路線で平和条約協議不可能に」、『朝日新聞』2023年1月3日、<https://www.asahi.com/international/reuters/CRWKBN2TI070.html>，访问时间：2023年4月14日。

② 財務省「日本の貿易統計」、<https://www.customs.go.jp/toukei/info/>，访问时间：2023年2月24日。

③ 「ロシア外務省、日本との漁業交渉を否定 制裁強化受け」、朝日新聞、2023年1月29日、<https://www.asahi.com/international/reuters/CRWKBN2U8042.html>，访问时间：2023年5月7日。

④ 「ロシア 北方四島周辺『安全操業』政府間協議応じず」、<https://www3.nhk.or.jp/sapporo-news/20230122/7000054459.html>，访问时间：2023年7月16日。

第三,日本国内主张对俄强硬的“激进派”占主流,日俄关系很难在短期内有所转圜。长期以来,日本国内政界、学界和民众围绕日俄关系存在不同的看法,形成主张对俄强硬的“激进派”和对俄缓和的“温和派”。目前,对于如何处理俄乌冲突后的日俄关系,日本国内“激进派”占据主导地位,而主张对俄缓和或改善关系的声浪会立即引起争议和批判。比如,日本前首相森喜朗针对日俄关系表示“好不容易积累到现在,对乌克兰投入这么大的精力真的好吗”,质疑日本政府对乌克兰的援助,认为俄罗斯在这场冲突中不太可能会输,在日本国内引发强烈争议^①。日本维新会的参议院议员铃木宗男也因连日更新博客“拥护俄罗斯”而引起争议,使日本维新会也受到波及^②。同时,日本国内媒体关于俄乌冲突后的日俄关系的整体论调都较为激进,《读卖新闻》称“政府必须毫不动摇地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让俄罗斯付出代价。政府在要求俄罗斯返还非法占据的北方领土的同时,也要提高对俄罗斯制裁的实效性”^③;《朝日新闻》称“俄罗斯无意遵守国际法和协议,日俄谈和平条约已经失去了意义。日本倒不如先表明中断日俄交涉,不能重蹈安倍时期对俄采取怀柔姿态的覆辙”^④。另外,日本国内民众对日俄关系的看法也较为负面,根据 2023 年 2 月 3 日日本内阁府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查结果,关于日本与俄罗斯的关系,回答“认为良好”的人只有 3%,是迄今为止最低的^⑤;整体来看,当前日本国内主张对俄强硬的“激进派”占据主导地位,在政治和社会思潮保守右倾化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日本国内对于俄乌冲突的看法和对俄政策缺乏理论多元的争论^⑥,使日俄关系短期内难以转圜。

(责任编辑 聂侯诚)

① 「森元首相『ロシアの負けは考えられない』ウクライナ支援を疑問視」、<https://www.nhk.or.jp/politics/articles/lastweek/94967.html>, 访问时间:2023 年 6 月 2 日。

② 「鈴木宗男氏 止まらない“ロシア擁護”発言…日本維新の会にも『放置するな』」、https://www.excite.co.jp/news/article/Jisin_2141671/?p=3, 访问时间:2023 年 6 月 13 日。

③ 「(社説)北方領土問題 交渉中断の非はロシアにある」、『読売新聞』2022 年 3 月 23 日。

④ 「(社説)日ロ交渉中断 怀柔外交から脱却せよ」、『朝日新聞』2022 年 3 月 23 日。

⑤ 「ロシアとの関係『良好だと思ふ』過去最低 3.1% 内閣府世論調査」、<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30203/k10013969621000.html> [2023-02-05]。

⑥ 项昊宇《日本对俄强硬做派的盘算与代价》,载《世界知识》2022 年第 8 期。

prerequisite for the outbreak of conflicts. When a dependent country moves towards its own hostile camp, leading to a challenge to its international status, it adopts a “struggle” strategy, releasing a high – profile status signal. At the domestic level, facing the domestic audience group that has suffered losses due to war, they will use the image of “victims” to carry out “biased narratives”, releasing low – profile status signals to the audience group, stimulating domestic hawks, and ultimately promoting the adoption of “struggle” strategies externally. This research framework and related conclusions have certain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nflicts in the Post – Soviet region.

Key Words: Status Signals, Russia – Ukraine Conflict, Russia, Post – Soviet Region

Interest Balance and Role Transformation: Japan’s Diplomacy towards Russ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Japan – US Alliance **Chen Mengli**

In response to the Crimea crisis in 2014 and the Russia – Ukraine conflict in 2022, Japan adopted a different polic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balance of interest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explain Japan’s different policies towards Russia during the two crises. In 2014, the interests of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diverged in their policy towards Russia. For its own interests, Japan, in the role of “balancer”, cooperated with the US to impose sanctions on Russia to a limited extent and improved Japan – Russia relations. In 2022, there was an overlap of interests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ir policies towards Russia. Japan not only followed the United States in imposing sanctions on Russia, but also took advantage of this opportunity to seek self – relaxation and a surge in military spending, serving as a vanguard of “NATO in Asia Pacific” and moving towards a normalized country and a military power. In the future, the biggest variable in Japan – Russia relations is the U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servative and rightward trend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ought, Japan’s diplomacy with Russia has returned to the traditional conservative line, and it is difficult to improv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the short term.

Key words: Balance of Interests, Role Transition, Japan – Russia Relations, Japan – US Alliance, Russia – Ukraine Conflict, Ukraine Crisis

Ukraine Crisis and Strategic Confront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NATO in the Black Sea **Jiao Yiqiang and Zhu Yan**

The Black Sea is located at the crossroads of the Eurasian continent and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stage for the convergence of interests and competition among major powers. Crimea Crisis in 2014 was not only a watershed in Russi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but also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in the escalation of Russia’s confrontation with NATO. Russi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deteriorated sharply and fell into a comprehensive confrontation, with the Black Sea confrontation being a microcosm of the overall strategic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atest confront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NATO in the Black Sea after the Crimea Crisis, such as increasing their military presence, holding frequent military exercises and increasing their military strength in the Black Sea. It also discusses the reasons for the escalation of